

致國際無政府主義社區 三個安全提案

本文中，我們提出三項建議，供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參考，降低被逮捕的概率，支持無政府主義者繼續進行鬥爭。



No Trace Project / No trace, no case. A collection of tools to help anarchists and other rebels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ir enemies, undermine surveillance efforts, and ultimately act without getting caught.

Depending on your context, possession of certain documents may be criminalized or attract unwanted attention. Be careful about what zines you print and where you store them.



本文寫給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我們將其定義為全球各地為無政府主義理念鬥爭的個體總和。此運動與其與生俱來的敵人——國家，法西斯主義等——處於衝突之中，必須保護自己以在這一衝突中生存。本文中，我們提出三項建議，供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參考，降低被逮捕的概率，支持無政府主義者繼續進行鬥爭。

1. 跨越國界分享知識

我們的敵人在警察、情報機構和科學技術方面進行國際合作（例如，DNA 鑑定技術的日益精確和無人機的擴散）。這意味著，在一個國家使用的壓迫技術很快可能會出現在另一個國家。這也意味著無政府主義者在一個國家運用的反制措施可能在另一個國家也有效。因此，我們應該在國際層面上分享國家使用的壓迫技術和相應的反制措施。

理想情況下，任何可能對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有意義的，關於壓迫或反制措施的經驗都應該撰寫成文，翻譯成多種語言並公開發布。當無政府主義者被捕並受審時，我們通常可以獲得關於他們被捕原因的文件：我們應該利用這一點，發布對這些文件的分析，即使我們獲得的信息可能是不全或者歪曲的。我們應當嘗試新的反制措施，並撰寫和發布這些嘗試的報告（除非國家可能通過閱讀報告來應對該措施）。我們還應當努力從源頭收集信息：閱讀警察培訓手冊、竊取警察檔案、分析警方服務器的數據洩露。

關於作者

我們是無痕計劃 (No Trace Project)。在過去三年中，我們一直在構建幫助無政府主義者理解敵人能力，削弱監視工作，並最終在不被捕的情況下行動的工具。我們計劃在未來繼續這一工作。我們歡迎反饋。您可以訪問我們的網站 notrace.how，並通過 notrace@autistici.org 與我們聯繫。

本文以小冊子形式發布 (Letter 尺寸⁴和 A4 尺寸⁵)。

讓我們做好準備，願好運伴隨你我。

⁴<https://notrace.how/blog/zines/three-proposals/san-ge-an-quan-ti-an-cmn-hant-booklet-letter.pdf>

⁵<https://notrace.how/blog/zines/three-proposals/san-ge-an-quan-ti-an-cmn-hant-booklet-A4.pdf>

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一個特徵是去中心化。我們反而將其視為一種優勢：它阻止了極權組織固有的等級制度的形成，還使我們的敵人更難以針對我們，因為他們不能通過破壞某一部分來推翻整個運動。然而，這種去中心化也使我們在跨國分享知識時面臨困難。為此，我們想到兩個選項：通過在國際書展和其它活動中相互見面，發展與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的非正式¹聯繫；以及利用互聯網。我們提議使用無痕項目 (No Trace Project) 作為一個國際平台，在互聯網上分享適合分享的知識。不是取代非正式聯繫，而是作為一個有用的補充，以便將信息傳播到現有的非正式網絡之外。

2. 建立安全基線

進行直接行動的無政府主義者應分析其行動所涉及的風險，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通過著裝隱藏身份，注意視頻監控和 DNA 痕跡等。然而，這還不夠。如果只是那些進行行動的人採取預防措施，敵人就更容易針對這些個體。首先，這些人格外顯眼：如果只有少數同志總是把手機留在家裡，這可能成為調查的明顯起點，即使沒有其他具體線索。其次，我們的敵人可以通過他們不參與行動的朋友獲得信息。例如，如果某人不適用社交媒體，但在朋友的社交媒體上被提及，調查人員可以藉此獲取關於他們的信息。因此，我們應當建立一個基於共識的安全基線，包括那些從未進行過直接行動且無意進行的人。

¹譯者註：「Informal」，指地下的、拒絕權力結構的。

我們不能確切說明這條基線應該是什麼，因為這取決於每個地方的具體情況，但我們可以給出一些想法。至少，每個人都應該通過「不推測誰參與了哪個行動」「不誇耀自己參與了某個行動」「不與警察對話」以及「與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使用加密通訊」來保護信息。敏感問題應僅在戶外、沒有電子設備的情況下被討論，並且不要讓別人知道你在與誰進行敏感對話（例如，不要在不熟的人面前邀請同伴「出去走走」）。此外，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應停止使用社交媒體（並且絕對停止發布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的照片，即使得到了他們的同意，因為這有助於國家繪製無政府主義者網絡），並在任何時候都將手機留在家中（不僅僅是行動期間）。攜帶手機會對你互動的每個人產生安全影響²。

說服人們遵循這樣的安全基線可能會很困難，尤其當他們沒有興趣時。如果有人猶豫不決，提醒他們不只他們處於危險之中——還有周圍其他可能進行直接行動的無政府主義者。每一個希望行動能發生的人，都願意讓無政府主義網絡盡可能不被當局壓制。

3. 探索新領域

我們的敵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演變，精煉他們的策略與技術。我們應該為未來的戰鬥，而不是已經發生的，做好準備。因此，我們應當超越當前的安全實踐，預見敵人的演變，制定新的反制措施。

²<https://anarsec.guide/posts/nophones>

以下是我們認為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在未來幾年應該探索的三個問題：

無人機

空中監視正在變得更便宜、更高效。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暴動、無政府主義活動等場合中警方無人機的存在？我們如何檢測或擊落無人機？我們是否應該為無人機被用做常規空中巡邏做好準備？如果是，如何準備？

面部識別技術

在2023年，一名記者通過面部識別技術，將一張數十年前的照片與近期在舞蹈課上拍攝的Facebook照片進行比對，追蹤到了德國左翼激進分子丹妮拉·克萊特³，在隱匿數十年後。我們可以如何應對這一威脅？我們如何為面部識別技術日益融入公共視頻監控系統做好準備？

缺乏對警察活動的洞察

直到幾年前，無政府主義者還使用無線電掃描儀監控警察頻道，在進行直接行動時了解附近的警察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因為警察通訊被加密了。我們能否開發出新的技術來替代無線電掃描儀，或者更普遍地，獲取區域內地警察活動信息？

³譯者註：丹妮拉·克萊特 (Daniela Klette) 是德國極左翼組織紅軍派 (Rote Armee Fraktion) 的前成員。